

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

一部唯美、浪漫、典雅、悲情使人荡气回肠的爱情史诗

水能沉 金海涛 陈玉春◎著

孔雀东南飞

安意如

The peacocks fly to the southeast

上承风骚 下启唐宋 众星加盟 华丽阵容

孙菲菲 潘粤明 王姬 萨日娜 鲍国安 联袂演出

根据本书改编，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北京中视精彩影视文化中心等单位联合摄制的三十六集历史传世经典同名电视剧已杀青，2009年2月将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

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

一部唯美、浪漫、典雅、悲情使人荡气回肠的爱情史诗

水能沉 金海涛 陈玉春◎著

孔雀東南飛

安子頌

The peacocks fly to the southeas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雀东南飞 / 水能沉, 金海涛, 陈玉春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80228-601-6

I. 孔… II. ①水… ②金… ③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中心核字(2008)第 178945 号

孔雀东南飞

策 划: 许 挺 杨亚琼

作 者: 水能沉 金海涛 陈玉春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版式设计: 韩东坡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电话: +86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总编室电话: +86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版权部电话: +8610 6899 6306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480 千字 印张: 28

版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28-601-6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8610 6899 8733

写在前面的话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典民间叙事诗中杰出的诗篇，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全诗共有三百五十七句，一千七百六十五个字，是我国古代叙事诗中最长的一部。至于何人所作，没有人知道。诗的前面有一小序，显然是后人补写的。序中说：“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焦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而为此辞也。”通读此序，虽然只有短短几句，可见那时的人对这件事的悲哀和关注。序里所言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时隔不久，汉朝灭亡，曹丕篡汉，我国步入了战火纷飞、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到现在有 1800 多年的历史了，可见，此诗流传甚广。

诗中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同时热烈地歌颂了刘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表达了普通百姓争取婚姻自由、美满幸福生活的信念。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历代人们所传颂。刘兰芝和焦仲卿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深刻地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他们的理想追求和悲剧遭遇，体现着封建统治下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和反抗要求，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来表现反封建礼教、反抗封建恶势力的主题。尤其是对刘兰芝这一正面人物的刻画，成功地表现了她的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纯洁大方，自始至终不向恶势力示弱的倔强性格。其次，对于焦仲卿，也写出了他与刘兰芝性格的不同，他所受的封建礼教影响较深，又是个小官吏，性格上比较软弱。但他是非分明，忠于爱情，与刘兰芝情真意笃，生死相依，不为丑恶势力的威迫利诱所动摇，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实属难能可贵。

由于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千百年来,《孔雀东南飞》始终为人们所喜爱,传诵不衰。到“五四”时期,更被改编成各种剧本,搬上舞台,以揭露、抨击封建礼教的罪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舞台的局限性,都未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我们以这首诗为基础,创作了长篇小说《孔雀东南飞》(我们还要根据本书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由北京中视精彩影视文化中心投资拍摄制作)。我们之所以要写这部长篇小说,是因为这样便于在更广阔背景下演绎和展示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鞭挞丑恶,歌颂光明、纯真、善良,用历史的眼光和人文精神,观照今天的生活,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尤其是今天这个商品经济时代,社会高度的物质化,人性中丑恶的一面,被金钱所激活,肆无忌惮地泛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道德标准的模糊和淡化,使人们丧失了对真善美的判断能力。《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告诉我们,爱情是永恒的,它不以历史和时代的变迁而改变颜色,任何的腐朽和丑恶都掩盖不了人性的光芒。从这一点来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孔雀东南飞》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在刘、焦的爱情线上,更注意以诗意的、浪漫的情调去表现,以期达到人物性格鲜明、情节迭宕起伏、故事精彩好看的目的。另一方面,我们在保持原诗的思想内核的基础上,加强了以高主簿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这一条行动线,同时也加强了以焦母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制这一条行动线,使矛盾冲突更为激烈,更富有戏剧性。让人物的情怀、性格的差异,目标、利益的取向相悖在高尚与丑陋、灿烂与阴暗的呈现中,相互粘连、相互撞击、相互绞杀,在惨烈的结局中,让剧中人物,或惊叹、或内疚、或死亡、或新生,最终达到历史故事与现实生活相链接的目的,让人性的光辉得到张扬,呼唤一个人与人和谐的社会环境。在表现手法上,我们力求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把它写成一部悲剧色彩浓郁,充满人性、仁爱、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浪漫的抒情性融为一体的历史性和文化品位较高的文学作品。至于,是否达到了这一目标,读者诸君阅读之后,自有评说。

《孔雀东南飞》印象

熊诚、金海涛、陈玉春同志所著长篇小说《孔雀东南飞》，是以东汉末年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为基础而创作完成的，算是古典文学名著的改编之作。通读全部书稿，我以为长篇小说《孔雀东南飞》，在原著与改编、史实与虚构的关系上是做得比较好的，主要表现在于：

一是时代背景设定是东汉末年献帝时期，故事发生地点是庐江府，与原诗完全一致。

二是原诗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刘兰芝、焦仲卿、焦母也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而且其基本定位、命运走向忠于原诗。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香草、刘兄、刘父、刘母、秦罗敷都是原诗中写到的，其基本走向大致与原诗相符。

三是基本主题和价值导向与原诗一致：反封建、反强权、反见利忘义，讴歌美好的爱情与婚姻自由。

四是保持了原诗的悲剧定位和具有浪漫色彩的抒情性。

五是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以现代人文关怀和人性追求照亮全书，对当今人性自由发展、高尚道德追求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现实启示意义。

六是强化了人物性格对比和矛盾冲突，增写了许多生动情节，特别是增写了刘兰芝、焦仲卿、秦罗敷的情感三角关系，增写了赵子陵与香草的情爱描写（与刘、焦一对形成对比），增写了高主簿、刘兰生的反动情节，不但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而且使整个叙事充满悬念和张力，好看而又感人。

七是箜篌和琴运用得好。百鸟合鸣贯穿两头，妙。

八是刘兰芝以血绣孔雀，具有积极的生命意味和象征作用。

所以，作为一部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长篇小说，我以为从总体上讲是成功的、流畅的、好看的、感人的。

这部长篇小说，为把我国古代著名叙事诗改编为长篇小说（或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做出了一次很好的尝试。

如果能够把刘兰芝的反抗性格(或者是叛逆的性格)表现得更加充分一些,把秦罗敷美丽动人产生的社会影响写得更具体一些,把当时的社会习俗和人文知识表现得更充分一些,这部小说读起来就更具有吸引力。

李准

2007年6月6日

(李准同志:著名文艺评论家、影视专家、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原中宣部艺术局局长、原中国文联副主席。)

楔子

众所周知,长篇叙事诗歌《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章中最享盛誉的作品。它出自汉乐府诗“杂曲歌辞”,属民歌,类同《诗经》之“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此类作品中,有反映人民群众悲惨生活处境的;有歌颂受剥削遭压迫的劳苦大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有暴露封建统治阶级鼓吹伦常的虚伪性的;还有揭露封建礼教残酷统治和封建婚姻制度桎梏,赞颂青年男女追求真挚爱情与美好婚姻家庭生活的,《孔雀东南飞》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它的原型素材,是通过从民间“采风”得来,是草根文学的一种,因而具有很强的群众性、人民性、思想性、社会性、普遍性和历史性。所以流传至今已有 1800 多年,经久不衰,广为人们所喜爱。在我国文学史上,《孔雀东南飞》具有很高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被学校教材所选用,也充分地说明了它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之所在。

乐府,原为主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始设于汉武帝,嗣后逐渐演变为一种诗体。它兴于后汉和六朝。《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梁、陈间徐陵编著的《玉台新咏》。据查史料得知,汉武帝设乐府,差遣众多人员,走遍全国采集歌辞,以“观风俗,知厚薄”,为强化王朝服务。然而由于所采诗歌内容,多为社会下层群众的心声,结果事与愿违,反而为人民所利用,成了反封建枷锁的一种手段与途径。《孔雀东南飞》,在《玉台新咏》中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收入《乐府诗集》,改为《焦仲卿妻》。

古典文学作品艺术化,是许多文学艺术家不倦的追求。此次我们以长篇叙事诗歌《孔雀东南飞》为基础,创作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孔雀东南飞》,也是旨在弘扬历史文化精神,做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第一章

美丽如画的天柱山，云雾缭绕之中，天柱峰、飞来峰、蓬莱峰、莲花峰、天柱松、黑虎瀑、炼丹湖等美景，翠峰如簇，令人心旷神怡，说天柱山的风景如画，美丽无比，不是空穴来风，有诗为证：“奇峰出奇云，秀水含秀气，青冥皖公山，巉绝称人意。”

天柱山脚下，一个个山村掩映在一片重重叠叠的密林之中。隐隐约约地从邈远的地方不时传来孩子们一阵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这声音显得既遥远又空邃，它们由远而近，又渐渐消失在浩渺的天空。

刘家大院座落在一个名叫小市港镇的村庄东头，距离天柱山约10多公里。（今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境内，位于小市镇新街南边的半公里外的一道东西走向的山岗，称为刘家山，为刘兰芝诞生地。）刘家大院的主人刘员外，原本是个地方小官吏，自幼攻读诗书，勤奋上进，二十岁就考取进士，为官清廉，只因为人正直，不善趋炎附势，仕途受阻，这才辞官告老还乡，归隐老家庐江郡小市港镇。刘员外膝下有一男一女，儿子大，女儿小，儿子叫刘兰生，未考取功名，现已结婚成家，娶钱氏为妻，在家做点小生意，无大出息。女儿叫刘兰芝，自幼聪明好学，聪明活泼，心地善良，有着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姿容，是刘员外的掌上明珠。老伴刘氏，为人贤德，出身书香门第，也算大家闺秀。

话说刘员外这个年方十六的女儿刘兰芝，打开窗户，往菊花园那边望了望，秀美的脸庞露出一丝甜美的微笑，她在窗户边伫立了好一会，才收回目光，转身坐下来，低下头，那双好看的丹凤眼不易察觉地一亮，情不自禁地手抚箜篌，轻轻地弹奏起来，不一会儿，她纤长的手指时而舒缓时而激越地在箜篌上滑动，那古朴而淡雅的纯净乐曲宛如一泓春水一样汨汨地从她的指缝里流出，穿过窗棂，在空旷中回响。

兰芝十分投入地弹着箜篌，仿佛步入无人境界，她的神情似乎沉醉在一种甜蜜而欢快的往事之中。

兰芝的嫂子钱氏在宽敞的院子里晾衣服，不远处，几只不知名的小鸟不停地在空中盘旋并“唧唧喳喳”地叫着，钱氏好奇地朝天空望去。

两只小鸟似乎被美妙的箜篌之音所吸引，在兰芝的窗口飞来飞去，久久流连。

钱氏有些诧异地停下来看着小鸟，自言自语道：“真怪了，小姑子一弹箜篌，这鸟儿就绕着窗子飞来飞去！”说完，刚转身就看见婆婆刘母从门口走出来，便立即笑道：“婆婆，你看怪不怪，我们家兰芝一弹……”

刘母无心多说什么，忙催促说：“还说什么呢，快，快，老爷不行了！”

钱氏吃惊地“啊”了声，慌忙放下手里正晾的衣服，赶紧来到兰芝的门口，朝里面大声叫：“兰芝、兰芝，爹的病又重了！”

兰芝猛地一惊，急忙放下箜篌，慌张地向外走去，边走边疑惑地问嫂子：“爹早上不还好好的吗？”

钱氏看着满脸迷惑的兰芝说：“刚才又昏过去了，娘急得团团转呢！”

两人慌慌张张地朝楼下刘员外的屋里走去。

兰芝的父亲刘员外气若游丝地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脸色蜡一样苍白。这会儿，兰芝的母亲不安地在老伴的胸口上揉摩着，既心疼又焦虑地看着奄奄一息的丈夫，脸上布满忧戚。

兰芝惊慌地冲到父亲的床边，心疼地叫了一声：“爹！”

刘母眼圈泛红，哽咽着说：“你看这怎么好，啊？这怎么好？偏偏你哥这时连影子也不见！”

兰芝连忙安慰母亲，说：“娘，你别慌！”说罢，凑近床头，又轻轻地小声叫了一声：“爹！”

刘员外依然紧闭双眼，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兰芝忙回头对嫂子说：“嫂嫂，快去请郎中！”

钱氏连忙点头，“嗯”了一声，便转身大步向外走去。

离城门不远就是庐江府了，大门石额上刻着“庐江府”几个大字，门前伏卧着一对石狮，显得威仪而庄严，穿着衙府衣服的卫士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地伫立在两边门侧。

寂静的府衙书手房里，兰芝的哥哥刘兰生双手抱着膀子，不时地朝外焦急地望着，发财心切的刘兰生一直想揽到制作军队冬服的生意，他已经在这里等候高主簿多时了。

二十多岁的焦仲卿是府上一个抄写文书的普通小吏，桌上摆满了成堆的公文。阳光从窗户外边投射进来，把泛白的光线打在他俊朗的脸上，他低着头，和好友孙少吏埋头书写着公文。这时，焦仲卿起身端茶碗准备去倒水。刘兰生眼疾手快，急忙乖巧地拿起另一个台案上的茶壶，迎上前去给焦仲卿倒水。

焦仲卿抬起头，客气地望着刘兰生说：“哎呀，劳驾劳驾！”

刘兰生一边倒水，一边试探地问焦仲卿：“焦少吏，你说高主簿上哪去了？我都来几次了，就是不见影儿。”

焦仲卿忙说：“会不会在家里？”

刘兰生说：“家里也不见人。”边说顺便又给旁边的孙少吏的杯子里倒了点水，然后又问孙少吏，说：“孙少吏，你说他能上哪？”

孙少吏揭开杯盖，表情怪怪地看着刘兰生说：“既不在家，又不在衙里。”说完，又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又说了句：“哈，这就说不准上哪了！”

“哎，看来你知道？”刘兰生见孙少吏怪模怪样的神情，急忙追问。

孙少吏见刘兰生一副较真的样子，慌忙改口说：“主簿大人的事，我们这些小吏哪能知道？”



刘兰生厚着脸皮，嬉皮笑脸地缠住他，说：“你肯定知道，告诉我，我请你喝酒！”

孙少吏故作神秘地小声对刘兰生说：“你真想知道？”

“当然，我有要事要找他。”刘兰生说。

孙少吏话到嘴边，想了想，还是摇摇头，把到嘴边的话又咽回肚里，说：“哎呀，还是不能说，不能说。”

刘兰生见状，忙又焦急地央求道：“哎哎哎，你这家伙怎么啦？”

孙少吏有些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主簿大人的事，不便言说，不便言说！”

“不便言说？”刘兰生一愣，暗暗思忖了一会，他猜测高主簿肯定是去春仙楼找烟花女鬼混了，他不再说什么，拔脚就往外走，与进来的府衙小吏朱仪撞了个满怀。

刘兰生忙陪着笑脸，说：“哟，朱少吏，对不起，对不起！”边说边匆匆向外走去。

朱仪弯腰拾着撞落下来的公文，不满地嘟哝了一句：“这家伙慌里慌张地，干什么呀？”

这时，郎中正神情专注地为刘员外把脉，兰芝焦虑不安地看着郎中为父亲看病。

刘员外依然紧闭着双眼，气若游丝地喘着气，郎中仔细地把了把刘员外的脉，脸色越来越凝重，他紧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刘员外的脸，不吱声。兰芝和母亲紧张不安地看着郎中的表情。

郎中放下脉，两手慢慢搓了搓，神态显得越发凝重起来。

“先生，老爷这病……”兰芝的母亲终于迫不及待地问道。

郎中见刘母一副焦灼的样子，连忙安慰道：“不碍大事，不碍大事。我这就给你开个单子。”

郎中起身走到客厅，在桌旁坐下，钱氏赶忙端上茶。

兰芝的母亲不安地看着郎中说：“先生，老爷的病，真的不碍大事？”

郎中看着兰芝的母亲说：“当着老爷的面我不便说，其实老爷的病很重，气脉很弱，内火却很重。我这儿开了几帖药，先抓了，照我的方子去抓药吧。”说罢，拿笔写起来。

刘母点点头。

郎中写罢单子，兰芝赶忙接过，看了看药单子，一下傻了，她愣愣地看着郎中不解地问：“先生，这……”

“就按这个办吧！”郎中呷了口茶，简单地说。

兰芝仍吃惊地看着郎中，一脸迷惑地说：“可……这……”

兰芝母和钱氏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兰芝。郎中缓缓放下茶杯，神色依然平静地说：“不这样，是治不好老爷的病啊！”说罢便起身告辞。

兰芝母和钱氏也赶忙礼貌地起身送客。

兰芝仍捧着药单愣在那里。兰芝母和嫂子返回屋里，母亲见女儿慌乱的样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紧张地问：“这单子怎么啦？”

兰芝面露难色地说：“这药单里的东西哪里能弄得到，只有赶快找哥哥回来商量了。”

春色缭绕的春仙楼里面不时传来女人和男人打情骂俏的声音，墙壁四周挂满了令人心

旌荡漾的春宫图，紧闭的房间里封锁不住女人、男人的呻吟与喘息声。

这时，刘兰生匆匆朝里走去，王八王五见有客人进来，立即拖着长音喊道：“接——客！”

几个涂脂抹粉、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妓女立即围上来和刘兰生调笑。

刘兰生连忙陪着笑脸，说：“好妹妹，今儿哥哥可没有闲空！”说完就在一个妓女脸上“吧嗒”亲了一口。

几个人一阵大笑。

被亲的妓女叫香香，她扬起小手帕，撒娇地说：“讨厌！”

“哎，见着高主簿了吗？”刘兰生得意地笑道。

“人家正热闹着呢，你去凑什么热闹？”

刘兰生一听，马上推开妓女，说：“我有急事，有急事！”

妓女们聚在楼道下，有的抱着膀子，有的嗑着瓜子，嘻嘻哈哈笑着，看刘兰生向楼上走去。

兰芝走了好几个地方都不见哥哥刘兰生的踪影，她沮丧地从一家小酒楼里面走出来，焦急地自言自语道：“这上哪里去了？”

她径直往前面一间绢锦店走去，店里的郑掌柜在和一个卖锦的人拼命杀价，他故意挑剔，指着摊在柜台的锦向卖锦的数落说：“你看看你这图案，真是俗死了！啊呀，这里怎么还露出丝头来了？”说完，抓起锦又捏了把，摇着头，“这手感也不好，就像抓了把麻布，哎呀呀！这哪叫锦？”

这时，兰芝匆匆走进来。郑掌柜一见是兰芝，便高兴地打招呼：“兰芝呀！”然后，郑掌柜又向客人指着兰芝，带着挑衅的口吻说：“这才是织锦的高手，你没有看她织的那个锦啊，就像她人一样那么漂亮，捏在手里就像水在手里流，那才叫锦。”

刘兰芝不想听郑掌柜唠叨，忙打断郑掌柜的话，说：“郑掌柜……”话音刚落就被郑掌柜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自顾自地说：“兰芝，别急别急，我今个要好好给他指点指点，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锦。哎，兰芝，快把你的锦拿给他看看！”

刘兰芝望着郑掌柜说：“我今儿没有带锦，不是来卖锦的。”

郑掌柜一愣：“没有带锦？那……兰芝，你来？”

兰芝直接了当地说：“见到我哥了吗？”

“哎呀，刘兰生啦？”说罢，便神秘莫测地干笑了两声，“嘿嘿！”

刘兰生猜测他一定知道哥哥的去向，忙催促道：“见到了你就快说啊！”

郑掌柜指指斜对面的春仙楼，小声说：“我瞅见上那儿去了，有老半会了，嘻嘻！”

“啊！”兰芝一惊，急忙转身离去。

郑掌柜懊悔地摇着头：“我是不想说，瞧我这张乌鸦嘴。”他想了想，又慌忙追出去，喊道：“兰芝，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刘兰生急急忙忙地走上楼，他想，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高主簿。他推开一扇门，门半掩着，不等他完全推开门，就“砰”的一声被里面嬉笑的妓女关上，刘兰生吓得缩了缩头。



刘兰生定定神，稍顷，又轻轻推开另一扇门，一个妓女看到有人把头探进来，吓得尖叫了一声，刘兰生忙缩回身子。

他穿过楼廊的另一端，走到一处僻静的门前，这是一间装饰奢华的厢房。刘兰生犹豫了好一会，想了想，还是大着胆子一下把门推开。

样貌猥亵的高炳臣正搂着一个妓女调情，妓女放浪形骸地不时发出阵阵浪笑。这时，高炳臣突然发现门被推开，猛一抬头，一愣。

高炳臣沉下脸，恼怒地喝道：“你这家伙干什么？”

刘兰生胆怯地往后退了退，急忙把头扭到一边，赶紧申辩说：“我、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只是为衙门里派发的军队冬服的生意……”

高炳臣搂着妓女，依然黑着脸说：“公事在衙门里说，私事上我家，跑到这里干什么？”

刘兰生小心翼翼地望着高主簿，说：“高主簿，我找你好几天了，衙门里、府上都找了。”说完，他知趣地又把头扭到一边。

躺在高炳臣怀里的妓女一眼瞅见刘兰生，又吓得惊叫起来。

刘兰生赶忙又一次把身子转到另一边，高炳臣铁青着脸，恼怒地大声斥道：“你这家伙，这是什么地方？哎呀，我的好事全给你搅了，你给我出去。”

“好。我出去，出去！”刘兰生卑微地说。

高炳臣两眼死死地盯着刘兰生：“你给我转过背，就这么走，就这么走，把门带上。”

刘兰生背对着里面：“我带上、带上，你的钱我……”正欲转身去说，马上又意识到什么，接着说：“我付，我在外面等主簿大人。”

刘兰生惶惑地背对着里面出来，然后又小心用脚后跟勾住门带上。

刘兰生悻悻地下了楼，妓女们见他狼狈的样子，便嬉笑着，看他的笑话，见他下来，几个妓女忙又簇拥过去。

香香看了看刘兰生，幸灾乐祸地讪笑道：“我说，你早应该陪我们玩一玩。”

“何必去打扰人家的好事，自讨没趣。”一个妓女取笑道。

刘兰生沮丧地对她们说：“我哪有心思？改日改日，哥哥好好和妹妹玩——玩个痛快。”

又一个妓女也凑上来，娇滴滴地说：“哥哥，你等也是等啊！”说完，便放肆地迎上去搂着刘兰生。

其他妓女附和着：“就是嘛！”“哥哥，瞧瞧多水灵的妹妹！”

这时，兰芝气冲冲地冲进春仙楼，王五下意识地拉长声调：“接客——里边儿——”“请”字还未出口便觉有点不对劲儿，忙上前拦住兰芝，说：“这位小姐……”

兰芝不理他，径直往里面走。

王五冲上前用身子拦往兰芝，神态严肃地说：“哎哎，小姐小姐，晓得这是什么地方？”

兰芝没好气地瞅了他一眼，说：“外面牌子不是写了吗？”

王五嘿嘿一笑：“晓得就好，这里面都是接男的，从来不接女客！”

兰芝突然感到很无奈，只好怏怏地退出，但走到门口转念一想：“不行，我得找到哥哥。”她折身又向里走去。

王五见兰芝又走进来，赶紧迎上前挡住兰芝的去路，他扬起手，对兰芝说：“哎哎，这里不接女客，哎哎？”说完，伸手拦住兰芝。

一群妓女不明事理，都围拢过来嘻嘻哈哈地看热闹。

王五歪着脑袋，不耐烦地对兰芝说：“我说这里不接女客，听到没有？”

兰芝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说：“我找哥哥！”

妓女们一听兰芝这样说，便嘻嘻哈哈地打趣道：“嘿，找哥哥？这里来的都是哥哥！”

“老的是哥哥，年轻的是哥哥，小的也是哥哥！”

兰芝一听急了，忙涨红着脸急忙解释道：“我找亲哥哥！”

妓女们见兰芝那副娇羞可爱的样子，更来劲了，继续插科打诨，逗她乐：“这里哪位不是亲滴滴的哥哥？”

“白胡子是亲哥哥，小弟弟也是亲哥哥！”

“嘿，都是亲哥哥！”

刘兰生一直在门外徘徊，一会儿，他又停下来翘首望着楼上，等着高炳臣出来。有几个妓女见这边热闹，也走过来围着凑热闹。

这时，老鸨董垂红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她上下仔细打量着兰芝，点着头：“唔？好标致、好身材。哎，想到这里挣钱的吧？这么好模样可要挂头牌的！”

妓女们顿时起哄：“好喔！”“好！”

那边的刘兰生不知妹妹兰芝也来了这里，回头朝这边望了望，也跟着起哄道：“好！”他拦住一个走过来的妓女，问：“好，好什么呀？”

妓女浪笑道：“来了一个漂亮姑娘，口口声声说要找哥哥！”

兰芝又羞又恼又急地说：“胡扯什么？放开我，让我找哥哥！”

妓女们又发出一阵浪笑。

董垂红暗暗对着王五使眼色，“行，就带到习房里找哥哥去吧！”

王五会意地点头。

在春仙楼的习房里，里面的案上摆着各种乐器，一个叫柳如萍的十四五岁的小女孩无聊地拨弄着案上的乐器。

兰芝在王五的“护送”下进来，发现里面并没有哥哥刘兰生，吃惊地问：“哥哥不在吗？”说完，忙拨脚往外走，王五已在门口堵住。

王五怪笑道：“妹子，进来了就别想出去了。”说罢，“啪”的一声带上门。

兰芝惊住了。

刘兰生还在翘首望着楼上，有几个妓女又嘻嘻哈哈地凑过来。

刘兰生好奇地自言自语：“唔？有意思，到这里找哥哥！哈，这么说又多了个妹妹啰？”

妓女香香揪着刘兰生的耳朵：“想吃新鲜的啦？”刘兰生夸张地大叫起来。

兰芝被关在了习房，这时，她才发现自己是受骗了，她又羞又恼，气愤地捶着门，大声叫着：“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柳如萍见兰芝难过的样子，忙走到她面前劝道：“小姐，进来了就难出去了！”



兰芝执拗地说：“不行，我要出去。”说完，又使劲地捶门，并愤怒地吼道：“放我出去！”但无人理睬。

柳如萍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兰芝，说：“小姐，你就是能出了这道门，外面的门也出不了，我都逃过几次了！”

兰芝一下泄气地呆住了。

沉默了好一会，兰芝吃惊地问道：“你、你也是？”

柳如萍说：“我是被卖进来的，还没有接过客，妈妈让我在这里先学点乐器。”

兰芝又是一惊，焦急万分地：“我父亲病重，还等着要想办法救他啊。这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出去！”说罢又使劲捶门，“开门，开门！”

柳如萍一筹莫展地望着兰芝。

兰芝的声音渐渐有些嘶哑起来，她终于停止了徒劳的呼喊，她感到一张无形的巨大的黑网正渐渐地向自己收拢过来，自己就要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了，而病重的父亲还躺在床上生死未卜，不能在这里等死，我一定要逃出去。她暗暗想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兰芝脸上急得浸出一层细细的汗珠，她沮丧、焦急地来回在房小里踱来踱去，下意识地拨了下案上的琴弦，琴弦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兰芝一愣。突然，她若有所思地想着，睁大眼睛在屋里寻找着什么，终于把目光落在案头的一把箜篌上。

“有办法了！”兰芝兴奋得差点叫出声来，她情不自禁地抱起箜篌轻轻拨了拨，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对柳如萍：“姑娘，能把窗子打开吗？”

柳如萍知道兰芝想干什么，敏捷地说：“小姐，你根本逃不出去的！”

兰芝不动声色地说：“我不逃，只求你把窗子打开！”

半晌，柳如萍迟疑了一会，打开了一扇窗子，兰芝用期望的眼睛望着她，说：“还请你把所有的窗子打开。”

柳如萍回头担心地望着兰芝，又犹豫不决地打开另一扇窗子，兰芝倚窗而坐，她拨动了箜篌。她的神情忧伤而凝重，那乐声带仿佛是停留在远处的波浪，在长廊和整个习房里低徊、旋转和绵延，韵律的愤懑高亢的脚步带着她，穿过门外阳光里奢迷的庭园，沿着户外的一束束斜射的稀稀落落的光线，飘出窗外，向四面雾一样扩散。

乐声时而缓慢时而激越，时而哀婉，它蕴涵着神秘与期望，从声色荡漾、醉生梦死的青楼如水般流淌，凉凉的、沧桑的，柔软得如此贴近，如此熟悉，此刻，她是那么清澈、宁静，仿佛把她带到很远的地方，却又始终是那么空漫，以一种隐忍的方式流动着，渐渐地，心头涌动的泪水开始凝固。

这时，街道上的一扇扇窗户悄悄打开了，人们被这凄婉、动听的乐声迷住了，纷纷从窗户探出头来。春仙楼里，正在淫乐的男人们也情不自禁地从被窝里伸出脑袋，却又被撒娇的女人把头强往被窝里按。

此时的刘兰生却正洋洋得意地和几个妓女调情，厮混着拉扯、调笑。

乐声漫过，像真实的气流弥漫在整个春仙楼，妓女们都忍不住侧耳倾听。

突然，刘兰生也停止了嬉闹，有些惊讶地问正屏息倾听的妓女们，说：“这箜篌声怎么这么熟？”

一个妓女笑道：“哟，这不是刚才来的那个姑娘弹的？”

刘兰生越发觉得有些蹊跷，他开始有点不安起来，说：“哎？怎么像我妹妹弹的箜篌？”

妓女们见他这副紧张的样子，又立即打起趣来：“刚才那个妹妹就口口声声说要找哥哥！”

“哥哥，可不是找你的？”

刘兰生一惊：“什么？刚才进来的姑娘找哥哥？”

香香笑道：“瞧哥哥，闻到腥啦？”

刘兰生心里一沉，说：“哎？是像兰芝弹的！”他不安地推开围着的妓女，“我去看看，去看看！”

刘兰生匆匆走到习房，“啪”地推开门，看见兰芝，吃惊地问道：“兰芝，真的是你？”

兰芝又惊又喜，急忙放下箜篌说：“哥，你怎么上这种地方？快快带我出去。”

“你怎么在这里？”刘兰生看着妹妹，吃惊地睁大眼睛。

兰芝焦急地说：“哥，快回！”

柳如萍表情错愕地望着哥妹俩，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刘兰生和兰芝从习房急忙走出来，王五晃荡着迎面走来，见刘兰生和兰芝出来，想要阻拦。

刘兰生一把推开王五，拉着兰芝就走。

已经过了大半天了，兰芝母见兰芝还没有回来，心里便不安起来，她把熬好的药端进房里，一边惦记着兰芝一边小心地一勺一勺把药喂给刘员外。心里七上八下地定不下神来，她到哪去找呢？怎么这么久都没回来？她不安地想着女儿，这都出去大半天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想到这些，她有些坐不住了。

刘母从房里出来，焦急地自语道：“这出去的一个不见影子，我的一个也不见影子，这……真是急死人！”

兄妹俩匆匆地回到家里，刘母见两兄妹平安回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刘母把郎中开的单子递给刘兰生，刘兰生看了看单子，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刘母、兰芝、钱氏都吃惊地看着刘兰生，刘兰生抖着手里的单子，说：“庸医一个，庸医一个啊！”

兰芝疑惑地看着哥哥。

刘兰生低头对妹妹说：“你看看这单子写的，要用百鸟朝会、日月同辉之下的菊花做药引子，说此菊得日月之灵、万物之精，方可有疗效。这日头明明白白天升空，月亮明明晚上升空，怎么可能日月同空呢？”

兰芝说：“日月同辉是有的，上弦月和下弦月都会日月同辉的。”

“那怎么能有百鸟朝会呢？”刘兰生一脸疑惑地望着兰芝。

